

對岳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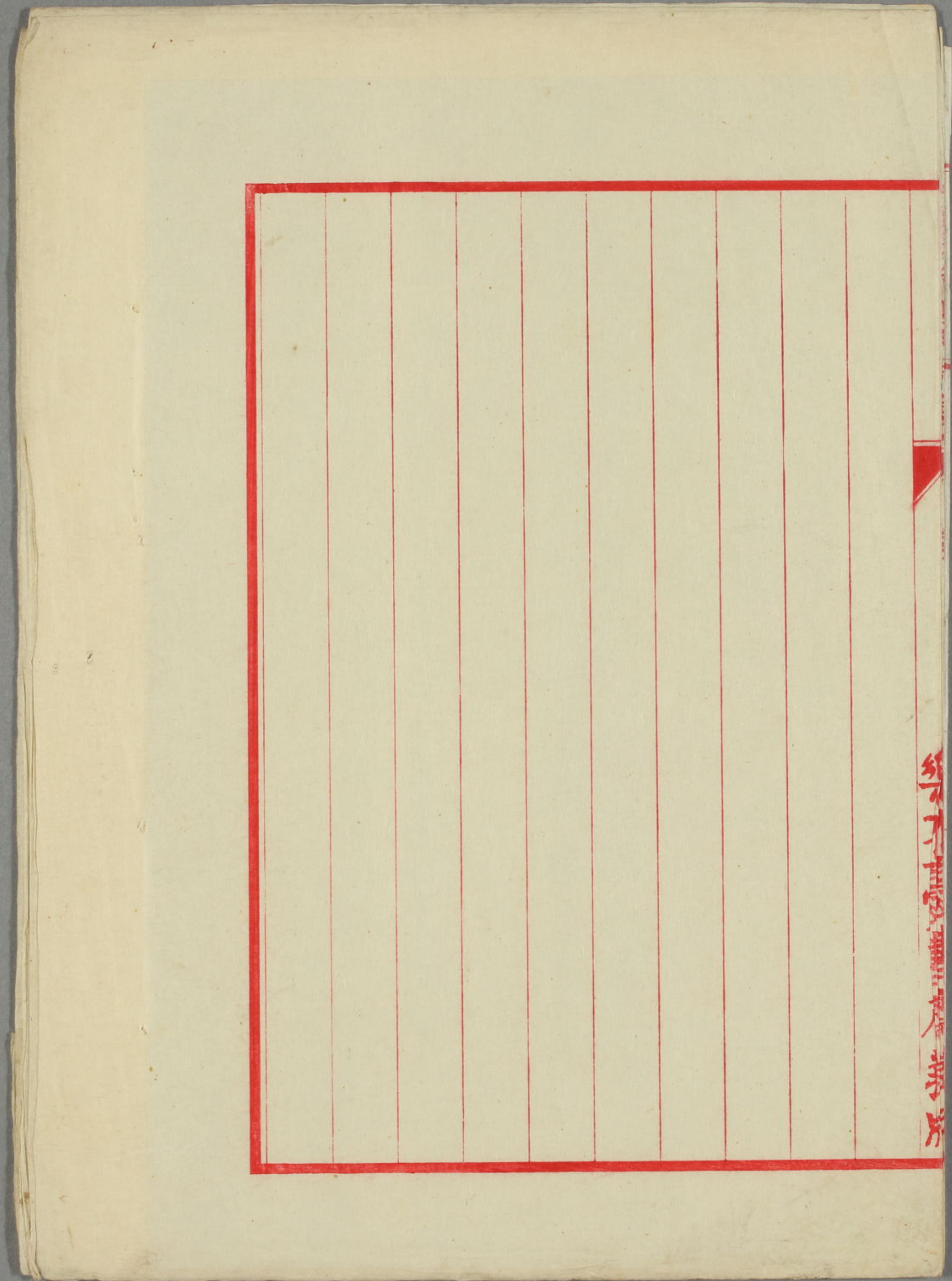
養浩堂藏書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 27

B 55





卷之十

對岳樓記稿

華山

世之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者曰哉這
言子然而吾我愚心四時樂山水者早向有
因緣乎是所以天候我與樂山水之勝地
者哉於茲乎我高田即者東望宮城
而西望甲武相三國之連山首峰巒起
千態萬狀亘數十百里而其拔地插天
巍然聳乎雲外者則富士山也矣而園
內高林多風致有清泉曰八井戶之池又溪
水洄洑濶數步之田時變景色焉或對
岳高妙或道遠山間而為樂者豈可不謂
非樂快乎乎茲亦異地域薩南在櫻岳
者噴出千海山高數千仞峻峻而最奇峰

泰然而獨立焉。沿岸有溫泉，能痊痼疾。雖稱靈地，而勿不可守。我別壯者，則亦對。嶽岳而望，薩隅之諸山，麁賦秀逸之勝地也。焉而鶴嶺山下，楓櫻夾之。雖捷市廛寂，實如山家矣。如此，冒櫻二岳者，世人雖未。曾對稱之天，所以使二岳樂我者，愚亦。庶幾為知日者，為仁者哉。故而者，谷之白。對岳接焉。

對岳樓記

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蓋以其性性之所近言之也。余性之愚，何敢望仁。然亦頗以山樂。聖之在東京者，曰高田。距皇城之西一里許，西南望甲武相三州諸山，蜿蜒起伏，亘數十百里，狀若游龍。其上亭巖巍然，聳天際。四時之眺，尤佳。園有清泉，曰八井戶之池，疎而灌之，得田若干頃。蓋野之為域，雖不甚廣，無輪煥之美，而擅山水之勝。寓於風景如此，予公退之暇，乃

往而息焉其在薩南者曰鶴嶺櫻島突起海中與聖相對高數千仞魁然奇異島外薩隔諸山峰巒重疊嵐翠煙白與海波相映明媚淡宕有畫中之趣謂薩之勝鍾于櫻島櫻島之勝鍾于吾聖非過稱也夏時朧月天恩賜暇即歸休焉夫此二聖一在東京一在薩南相距甚遠富岳之與櫻島又復殊其狀然其至于樂我心目養性情則一也二聖有樓共命曰對岳者所以志吾樂也嘻予登東聖之樓望富岳之悠然不與

万物羣獨放乎萬物白雲之表猶高士之可望而不可就也爽然遺乎榮辱之念矣登西聖之樓眺櫻島之屹立海中曾不為狂瀾激浪之所搖其尤有中流砥柱終古無易之慨矣凡若是者皆莫非所以涵情性養志氣也乃知仁者樂山之說非獨仁者然後能樂山已苟有能以山樂者乎其庶幾知仁之方而尤幸余之與山多緣也作對岳樓記

寄高情于富嶽托
深慨于櫻島讀之
可方其人矣

身知高島城郎拜識

寄高情於富嶽托深慨於
櫻島讀之可知其人矣

辱知

高島城

致出師表

此為岳武穆所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其故致諸君
 文正心也此數句皆世之所謂忠臣有大節者其事或
 成或否而勤躬竭地力排除大難乃同是以所契之者甚深
 余前在蜀時獲此碑本歸獻其田伯方今邦家多難
 所謂危急之秋固倚伯為重猶於武侯榜文印伯而
 攬此卷其心當慨然契其旨矣



評無邊快禪雲并就植書讀跋
以書比李陵。以人比子房。得此一篇。人乃不朽于
千古。壯士地下亦當謝知己矣。結論一段。不特聲
意斬新。文亦駸入古。禪家有此。字段將使一
世文士沮喪無色。欽佩。

書の法考の集部

粟香の海米得陳出也
以之為糠概之實習案於
戎馬中記兵未江大特訪系以
下下形少得矣五如履辭編終

決意單身赴京師雖在險難
百死一生不顧家室得志願
歸籍之懷也言秋初復之力
丹衷美以齋于詩稿崇教
宗家承道心時操規百業

之其况歷代蒙平詞表而揚芳
括武之藝情之竭也溢乎直笔端
個人浩歎不惜為余恒留深恩
乙丑年八月一日於京師
十三年履維有煥發于步日而

再能維持之乎好日刻亦未幾乎
 情之為我死地居之小支大下吟
 呼之志向日折亦之渝也樂書
 言亦好之月以樂也其亦好也
 明治十年秋
 少丹孫子芳

明治二十六年

鎌光温泉記

夫温泉在于天下數十百所而衆矣其間有馬者最焉事詳
 國史云吾藩鎌光亞之其地也絕巖幽邃卉樹鬱蔥實
 神物攸遊精山水鍾靈以是乎仙液出焉訪古老所言
 稱光帝之世白石之邑有採薪者至此而憩渴而覓飲
 峻壑之下得泉源於是乎浴則百病頓愈溫泉之名聞
 于世其昉此時正長元年四月八日云於其地造於浴室其
 泉也温而鹹深可二三尺名得救神井分流為雙池此之
 謂上湯下湯又有曰瀑湯其傍建小閣置藥師佛像
 也嚮來新者遂老于此童顏鶴髮趨嶮負重其健若

飛至八十餘而終。誠緣溫泉之力矣。歷若干年及康正元年。霖雨山水漲溢焉。小閣及浴室皆壞矣。泉脈壅塞不辨其源。百十數年也。至天正六年十月。有一条白布兵衛者。後改長吉。自西京携乃家累到此地住焉。隸白石邑主也。翌年正月十日大雪。有一老翁揚。然踐穿履披鶴氅。造其廬請舍焉。主人怪問之。翁變藥師佛之容。果雪揮而去。告曰山下有泉脈子必得之。世人未嘗及識諸。然後救於衆生四大腦矣。主人拜而受言。由此腰鎌而到于山下。乃以其尖探於壤。則果得泉脈。遂騰沸若舊也。國俗謂尖為先。地亦為之名鎌先云。再覓舊址。

再造浴室并藥師閣。號曰告壽山溫泉寺也。其像石上發而立焉。頗異在世间者。蓋由雪中老翁變化之迹也。又罹災而小閣浴室為烏有矣。特所藏之鎌與藥師佛像儼然存矣。若有神靈而呵護也。明曆三年十月三日山水又溢。沙石壅塞。失其泉脈也。此後再沸。重遇享保十六年地震。山崩而又不沸也。十八年八宮村道士理正院者。醮祭祈其沸。祈其沸也。不日復舊。衆人戮力又造於浴室佛閣。一條氏為其監焉。從是之後。世世皆轄溫泉之役。復架厦屋設厨庫而饌於行旅。匆秣以下莫敢闕供。給矣。為之四方疲瘡。徒輻湊雲集。固不避風雪炎熱。其始呻吟嗟輿而

而到。僅旬日之間。壁者起。盲者放杖而行。壞輿辭相欣。然相謂曰。生者有節。殲乎。肉吾者其此湯邪。實其名所以聞于世也。豈以溫湯之力而已。復是佛陀擁護。為假其靈也。先是。有業金礦者。相地而鑿於溫泉之側。未及丈。其夜就寢。至三更許。忽山鳴谷動。駭而走避矣。已既。巨石墜其牀。若相避。則殆為齏粉矣。其人翌日懺謝。世皆謂蓋鬼神相呵護之故也。愈加崇重之。嘗。昔公師公袖崎老公。俱駐駕於此。洗浴焉。師公與侍臣輩。詠和歌。且副寶帳而薦之。藥師佛前。於今現存。抑復足益於此境輝光也。一條。在藏。請作溫泉記。貽之不朽。故謂所聞若斯。

寬政五年秋七月

仙臺 滕太沖撰

右記一篇。先生命書於余。惡札弱劣。不足觀者。亦不可辭也。

奧直輔

余浴鎌光溫泉二旬餘。所患痲疾。殆覺將愈。仍書此溫泉記以公于世。亦是消閑之一業也。

明治廿六年癸巳十月八日。舊曆八月二十九日。

米澤 宗香 寫見誠一居士記

